

# 荆棘之路

高珊

(文学院 131010001)

**摘要：**存在心理学家罗洛·梅在他的著作《爱与意志》中点出了现代人所遭遇的社会问题及随之而产生的各种现象，包括爱欲和意志的削弱。根据他的存在心理学观点，削弱之所以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试图从周围世界博得他自己的存在感。罗洛·梅所认为 20 世纪的人们因爱与意志的削弱频繁遭到困扰，像木偶一般机械地、被操纵地行事之一现象，到今天依旧盛行不绝。但是因此困扰的人群鲜少担负起自己身上的责任，而只责怪于他人，也因缺少勇气面对责任和原始生命力而难以构建意志和爱，也令人们无法走出被削弱的阴影。

**关键词：**罗洛·梅；存在心理学；爱；意志；责任

在《罗洛·梅文集》的总序中，郭本禹曾经说到罗洛·梅是一个预言家。他在著作中考察的 20 世纪中期的人的存在困境，到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甚至更加恶化。他所强调的当时人所产生的内心焦虑、空虚、孤独等现象，在当今社会愈发严重。他对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的诊断十分准确，并根据此建设性地指出了问题的解决之道，提供了救赎现代人的资料（郭本禹，2010）。而其中的大量精髓，都可以在他对于爱和意志的独到见解和表述中窥见一斑。

作为存在心理学的一部著作，罗洛·梅的《爱与意志》虽然相对来讲起重点并不在于有关“存在”的相关讨论，却始终是以“存在”为通篇的根基。存在是人们立足于世的核心。而为了获得存在感，人们会采取一系列的行为，证明自己的存在。这种存在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获得渠道，就是依靠周围世界和环境、他人对于自己的回应。

为了这种回应，人们要努力取悦周遭的他人和环境，以此换取肯定和积极的回应和态度，再通过这些肯定自己的存在。在《爱与意志》书中，罗洛·梅所集中探讨的问题之一：性行为的技巧化，很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长久以来，性行

为作为一种人们的亲密关系的表达方式，却演变成了当今社会上流行的风气，即通过性能力和性技巧来评判一个人在各方面的效力，以至于本末倒置。甚至有些人因此对性行为产生焦虑和恐惧心理。人们通过性行为，为证明自己的身份而进行斗争，企图克服孤独感，逃避空虚感与冷漠感。“他们寻找一种回应，一种来自他人的渴望，以证明他们自己的感觉还存在。他们以为那就叫爱。这是一个古老的幻想(梅, 1969/2012:46)。”

在 20 世纪的美国，性观念相比起罗洛·梅经常用来比较的弗洛伊德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已经开放了很多。人们不再因性行为受到各方的道德谴责和压力，获得了“爱的自由”。然而，他并不认为人们真正享受到了自由的爱。“在这样的‘自由’之爱中，人并未学会去爱，自由并没有成为解放而成了新的束缚(梅, 1969/2012:44)。”人们将自己束缚于性的解放和自由上——他们“决心通过做爱来消灭性压抑”，因此人们被要求学会进行性行为，并不作出爱的承诺，以体现对性压抑的反抗。但现在，压抑的情形却更多了，因为性逐渐变成了一项指标，一个与爱基本分离了的目标。很多人开始根据这个指标取悦床上的对象，而忘了性行为，除却它的繁殖意义以外，本是一种为了让双方享受亲密关系的途径和方式。

一个人越是要证明自己的力量，他就越要将性交——这种所有行为中最亲密的、最个人的行为——当做迎合外界评判标准的表演。而为了表现的更好，就要使人的自我感觉更少，是一种恶性循环的象征(梅, 1969/2012:47)。而在这之中，爱欲所站的位置越来越靠后，越来越被人抛之脑后。

罗洛·梅对此的总结非常痛心疾首：“工具不再是意识的扩大而成为其替代品，实际上是趋向于压抑和删减它(梅, 1969/2012:96)。”作为爱的沟通和交流

的工具性，顶替了爱成为了人的首要目标，令爱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而在这过程中，人们任由着这性能力和技巧的评判标准摆布，像熟练技工一样机械地去努力达到指标，而忘了自己究竟是来做什么的，忘记了并非性，而是爱才是真谛。

这种获得回应和证实存在感的渴望不单左右了我们对性与爱的判断，更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我们的行为，削弱了我们的意志和做出决定的能力。

书中，罗洛·梅部分将现当代人群的意志力量的衰弱部分归咎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等人，动摇了西方人情感丰富、有道德与智慧自我形象之根基。他们的理论证实人的形象是被决定的，因此人们趁机将自己视为心理驱力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之被动的、无可奈何的产物(梅, 1969/2012:193)。然而，他的归因并不根本或全面。而另有的原因，在我们阐述性与爱的关系的变化与发展的过程中就有所涉猎：我们渴望获得回应和被证实自己的存在感。

20 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已经是现当代快速发展的庞然巨国。当时的景象从现在也可以四处得见。随着科技的发展，竞争的日益强烈，人口的不断增多，个体所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加。而在这种残酷的生活环境里要想博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证实自己具有存在价值，获得安全感，比以往而言难上加难。为此，我们更要努力争得他人的回应，要努力表现得更好。长此以往，人们不断被“要表现得更好”的目标推着前行，在舆论的评判中被塑形，并沿着其他人所肯定的大路向前迈进，而自己的意志鲜少再被提及。

这种例子在当代中国更是数不胜数。从小生活在父母们的“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成个好家”的期望下的孩子们，已经有很多沿着父母铺好的路走了下来，并继续走着，像提线木偶一般做着社会舆论和标准所肯定的事情，努力表现

得更好，并通过外在世界的回应，试图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和价值，而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却丢在了半途。麻木，机械，焦虑，恍惚。顺着大家的方向前进，碌碌无为，不受人关注和重视，更加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理由，更加焦虑和不安。在严重的焦虑中，我们无法希望、规划、承诺或创造；我们又退回到狭窄的意识栅栏后，先确保保护好自己，并从此在这个怪圈中徘徊。

与此同时，罗洛·梅指出，我们自己也在阻止自己走出这个怪圈，因为我们每个人并非对于自己的意志和决定的削弱毫无责任。而我们，却正在忽视这种责任，忽视我们采取每一个行为的责任感。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我们将自己视为了心理驱力强大的、不可抗的力量之被动的、无可奈何的产物。无论是杀人越货、偷鸡摸狗，一句“嗨，没办法，生活所迫”就承担了人们应该自己担负的责任。我们说我们是被社会和环境，被其他人，被舆论推着向前走，但是同时，我们也同样在允许他们这么做。

我们像提线木偶一样，依赖着提线的人。罗洛·梅对于爱和意志的共同性的总结是：“爱与意志固有的相关性在于两者都是描述一个人朝向外部世界，寻求自己对于他人及这个毫无生气的世界的影响，并开放自己接受来自外部的影响，塑造、构成并适应这个世界或要求世界与自己产生共鸣(梅,1969/2012:18)。”二者的主动向外的趋向是非常明显的，是人们对世界积极的表现。然而，我们从主动面向世界转为了被动应对世界，就像单纯以“刺激-反应”做出对应的动作。你常常是对手的影子，等着他移动，你才能动。

其次，我们在遭遇失败的时候，进行“责备的投射”。就像《爱与意志》中举出的越战的例子一样，我们的默许给了我们对手决定权，谴责敌人暗示着敌人而非自己有着选择与行动的自由，我们只能够对此做出反应。反过来，又因为我

们把手里的牌都给了他，因而意志被进一步削弱了——它自动将权力交付与敌手（梅,1969/2012:203）。如果一个人用石块砸坏了窗户，怎么应该去责怪石块呢？所以并非是我——石块的错，只是背后把石块扔出去的人——社会的错。

这种推卸责任的方式，在心底默默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无能为力，无外乎在我们意志的削弱上更添一笔：我们的意志是无用的，那么为何要增强我们的意志力量呢？渐渐地，缺少了意志，那种组织自我以便能够向某个方向或某个特定目标移动的能力，我们的愿望，或者理想，也就渐渐变成了空想。在成长的过程中，“被现实打击得”千疮百孔，也就“只能”碌碌无为地沿着所有人推着你走的那条道路继续走下去。

因此，罗洛·梅也将意志视为一种勇气，一种敢于面对，敢于主动前去挑战现实的勇气。这也是人的生命力的表现。它们共同使人类成为最生机勃勃的生物，使他可在任何方向超越待定的状况，驱使他超越自我进行创造。“正是在意向性与意志中，人类感到了其身份。‘我’是‘我能’的‘我’（梅,1969/2012:259）。”翻译中颇为有趣的是，“意向”的“向”也是“方向”的“向”。我们需要有勇气去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并凭借意志走出一条新路。

的确，现实生活总是很残酷，也许会有无穷无尽的压力押着我们按照既定的方向和道路前进，而周围从来遍布荆棘。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要允许它剥夺我们的意志，正如不能允许它凭借一些可笑的标准剥夺我们的爱欲一样。现实世界会给予我们的期望和意志很多限制，也会带来许多遗憾，会在我们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放上令人讨厌的路障。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在现当今的社会中，意志和愿望是禁止存在的。我们自己选择的方向，在荆棘之后是走不通的悬崖峭壁。即使，我们有所让步，甚至屈服于压力和标准的淫威之下来博得在周遭世界的存在感，我

们也不能全部怪罪于外部的环境。毕竟,存在感不仅来源于周围世界、人际世界,更来源于自我世界(施耐德, 2010)。敢于肯定自我的价值,也是一种勇气。

斯宾诺莎说:“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尼采说:“爱命运。”必然性和命运,是两个“中性”到能够阻碍我们的人生进程的词汇。但是从中我们能否体悟到“带着镣铐跳舞”的精神?在接受这个令人不满意的世界的同时,遵从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并超越自我、进行创造地爱这个世界,并努力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在这个有限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方向,活出自己的精彩。

就像罗洛·梅所引用的詹姆斯·威廉的话所说:“他能够忍受这个世界,他仍能从中发现热情,不是藉‘鸵鸟般的忘却’,而是完全依靠面对世界的精神愿望,尽管那里遍布荆棘。”荆棘之后,不一定不是一条康庄大道,也不一定是一条康庄大道。但是我们不能就这样,任由别人夺走了我们想去看一看的意向和去看一看的意志。

## 引用作品

郭本禹. (2010). 总序. 出处 梅罗洛, 罗洛·梅文集 (页 1-30).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梅罗洛. (2012). 爱与意志. (宏梅, & 梁华, 翻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施耐德 J.科克. (2010). 存在心理学: 一种整合的临床观. (杨韶刚, 翻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